

齋白石傳

(終篇)

易 恕 孜

白石老人平常沒有吃零食的習慣，即使是親友送給他的點心、水果，不須他自己花錢去買，也從不染指。而且要等待收藏久了，才拿出來分給兒孫們就食。他自己經常愛吃點生的花生米，每次約五六顆，不須去皮，說是常吃，可以長壽，故美其名曰「長生果」。

北平還有一種炒熟的「半空」落花生，也是白石老人最愛買來招待客人的。所謂「半空」，原是一顆落花生祇有一半是實，一半是空，而且實的這一半，還不碩壯，所以價錢低，份量多，吃起來又香脆可口，堪稱是價廉物美。白石老人遇着關係較為密切的親友往訪，就會買一大堆「半空」來，邊吃邊談。

白石老人有些時候接待往訪的賓客，也饗以茶點。而且茶葉、點心一概由他自己經手，分多潤寡，都能恰到好处。祇是他陳設出來的點心，客每不取食，或告作者說：「君不見白石老人待客的餅乾，圓的已不圓，方的也不方了，其收藏之久，可以想見，若取食之，必致肚痛。」作者為寄萍堂的常客，固未嘗得有茶點的款待，然

深知白石老人節儉有自，客亦非故意譁浪之詞。

國人講究飲食，多稱「喫在廣州」，但如熟識北平的人們，必謂北平不虛廣州。北平昔為帝都，豪華素著，一飲一食，莫不精細考究，市賈逢迎，不惜盡力研求，遂使舊京飲食，得成經譜，故挾烹調技術，甲於天下。白石老人寄居北平，達四十多年之久，惟其性尚節儉，常以「徵逐酒肉」為可恥，並以「大吃猶如小賭」規誡後人。但於初旅北平之親友，則樂為引導，品嘗各種名肴佳饌，如月盛齋的醬羊肉；門框胡同的醬牛肉；金家樓的湯瀑肚；便宜坊的烤鴨；宣武門內的烤肉；東來順的涮羊肉；……，作者均曾獲得機會，隨同就食，飽嘗故都風味。

嘗聞老年人因牙齒搖落，艱於食牛羊肉，多有「一生好友蒸雞蛋，半世冤家牛羊肉」之感歎，獨白石老人無此顧忌。北平宣武門內的「烤肉宛」，以其店主姓氏名，店招曾為白石老人贈書。宛氏父子三人，都具山西人切肉專門之技，其刀法快而薄片方整，就食者圍聚於松柴火盆之四週，並置各種調味料於其側，一足立地，一足蹈

小木几，且灸且啖，味之濃淡，完取決於自己，各人烤食多寡，按碟計算，每碟各盛切好之肉片四兩。白石老人每食於此，多至六七碟，尚須喝小米粥二碗，芝麻燒餅兩只，食量誠然驚人，人尤奇其年登耄耋，而齒固如少。作者曾聞良暉、良憐兄妹述說其父年屆七十時，髮白齒脫，稍後而髮復黑，齒亦重生，誠然「黃髮兒齒」，故於食烤牛羊肉，絲毫不感為難，而且胃口奇佳，所以他曾自刻石印說：

「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

白石老人高壽九十五歲，就他記憶所及，說一生之中，祇是幼時多病，十二歲以後，歷經八十餘年，僅生過兩場大病，一次是民國十三年患過一場傷寒，足足病了一個多月，曾經昏迷不省人事，長至七天七夜之久；一次是民國二十四年，因厭惡犬吠之聲，起身驅逐，失足跌倒在畫室廊前的鐵柵下，腿骨受傷，不能行走，因臥閱兩月。

白石老人在生病的時候，最使人感到詫異的，就是不願住醫院，雖然相信中醫的診治，但

堅不服藥。所以他說在兩場大病之中，都「喜占勿藥」。祇是他生平患着輕微的心臟病，和一陣陣的頭暈，則莫不由「勿藥」所貽，自謂「皆由感受東風之故」。他有「東風寄京師諸友」詩自序說：

「余生平多病，皆由感受東風之故。每值百草萌動時，頭暈作痛，今淺草競萌，余病益苦，休問舊時賓客，先此聊告諸君。」白石老人性喜遊山水，却沒有一般的娛樂的愛好，他寄居北平四十多年，僅因朋輩應酬，偶然觀賞平劇，其餘場合，鮮涉其中，尤謂電影院，漆黑一團，男女雜處，實不屑顧。惟於灤縣影戲，常年延入家中爲之。湖南湘潭農家，每於秋收後，於夜間演影戲，以酬神祇，白石老少時在家鄉業木工，常往觀賞，年老他鄉，不免興起舊時之歡樂。有說影戲始於北宋時，演者設綉帳於前方，以二細竹竿弄影像於燈前，舉動活潑，不見竿影手影，配以唱腔與樂聲。北平挾此技藝的，皆灤縣人，故稱「灤州影戲」。

白石老人還說自幼至老，祇在牧牛砍柴的時候，做過「打叉」的遊戲，但從不與人呼盧喝雉，參加賭博的行爲。他會有次發覺家裏的女傭人聚在一起賭紙牌，憤怒之下，將她們的鋪蓋捲都給燒了，事後他寧願賠給新的，但必須有這般的嚴厲處罰，維護他的家風。

白石老人常津津樂道他兒時做「打叉」遊戲的經過，說他幼時上山砍柴，在休息的時候，常常集合三個人，做「打柴叉」的玩兒。打柴叉是

用砍得的柴，每人取出一捆，一頭着地，一頭靠在一起，這就算是「叉」了。用柴爬遠遠的輪流擲過去，誰能擲倒了叉，就贏得別人的一捆柴，擲不倒的算是輸，也就輸掉自己的一捆柴。三人都擲倒了，或是都未曾擲倒，那是沒有輸贏。兩人擲倒，就平分輸的那一捆，每人贏到半捆。最好當然是獨自一人贏了，可以得到兩捆柴。因爲三捆柴併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的，擲倒那個柴叉，並不太容易，一捆柴的輸贏，總要玩上好大半天。這是窮孩子不用花錢的娛樂，所以他說他小時候也挺高興玩的。後來他作客在外，有一年回到家鄉，路過山上，看見一羣砍柴的孩子，其中有幾個相識的鄰居，他們的上輩，早年和他一起砍過柴，玩過打柴叉的，禁不住感傷起來，做了一首詩說：

「來時歧路遍天涯，獨到星塘認是家；我亦君年無累及，羣兒歡跳打柴叉。」

白石老人一生總是忘不了幼年的窮困，他賣畫刻印的收入，很是可觀，每到積成整數的銀元和鈔票，便默默地藏起來，牆壁上，地板下，到處埋的是金銀。一絮一絮的包得緊緊的，表面還寫些「白石埋骨費」，「葦根教育費」，令人不忍擅取的警語。有的時候，子女們向他伸手要點錢花，他也會先訴一頓「沒有錢」的苦衷，再告誡兩句「常將有日思無日，莫把無時作有時」的格言。但他在一面說話，一面便已衡量對方要求的理由，祇要是必要的，他并無難色。還有對於一般急難的週濟，也樂於輸捐。

白石老人壽高九十五歲，從未做過生日，做

過壽慶。但如親戚故舊到他生日那天，果真送他一些壽桃壽麵之類的禮物，表示祝賀之意，他會毫不客氣說上幾句：

「你們給我送元寶來了！」

(按白石老人說的「元寶」，是帛祭用的錫箔。)不過親戚故舊深知他直率的性格，也不以爲意，就算他已領了情了。

還有他一生之中，畫名滿天下，世有一些趨勢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門牆，遞上一個門生帖子，就算作齊門弟子。但他總是不願輕易爲人師。除在北平藝專和京華美專兩校執教的學生外，正式收爲入門弟子的，祇有莫少懷一人。晚歲張道藩先生雖曾正式拜他爲師，但還算不上是入門弟子。民國三十五年十月，白石老人遊南京，道藩先生起初透過張鎮將軍的關係，向白石老人表達拜師的意思。那次白石老人遊南京，下榻張鎮將軍的官邸，張將軍是當時的憲兵司令，與白石老人是湖南同鄉。白石老人對於道藩先生的這項請求，當然是感到很突然的，因爲道藩先生當時身居顯要，而年屆五旬，在畫學方面已有名氣。白石老人雖然名滿天下，桃李爭芳，但還沒有收過像道藩先生這樣的弟子。一般所謂齊白石的門人，有的是國立北平藝專和京華美專的學生；有的僅是與白石老人有過切磋的機會，祇是「掛名」而已，至於正式入門拜師的那就很少了。而且也沒有幾人是師承他的畫風的。

道藩先生要拜齊白石爲師，依照白石老人正式收弟子的規矩，是要磕頭的，湖南湘潭人指「磕頭」，即是行跪拜的大禮。白石老人心想，怎

好要道藩先磕頭下拜呢？但也不好拒道藩先生於千里之外，因此他很作難，無法肯定的答覆張鎮將軍。稍後道藩先生再央蔣碧薇女士向白石老人正式提出拜師的請求，那時候蔣女士是道藩先生所主持的美術會的秘書，白石老人因與徐悲鴻先生相交深久的關係，對蔣女士早就已相識。這次白石老人於再四考慮之後，便決定接受了，而且同意免除「磕頭」這項禮節。

蔣碧薇女士將白石老人的決定，當即轉達道藩先生，道藩先生隨着致函敬告白石老人說：

「白石先生尊鑒：本會（中華全國美術會）秘書蔣碧薇女士回來同我說，先生已允許我誠懇的請求，收我為弟子，我非常的高興，也認為非常的榮幸，並且承先生特別體諒我，免得我受人家的批評，在舉行拜師典禮的時候，只要行鞠躬禮，而不要我行跪拜禮，更使我非常感動。行禮的時候，我一定遵命向先生行三鞠躬禮。

「我已經發出了一百多分請柬，約請五院院長，教育部長，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學校校長，中央黨部全體常務委員，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全體委員，本會全體理監事，各報社社長及中央通訊社、中央日報社記者參加便餐，以便觀禮。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與教育非常重要的非常有關係的盛事，所以我邀請這些人到場，到時候我還要報告我所以要拜先生為師，除了對先生崇敬，希望引起全國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對於中國繪畫金石最高超的藝術有更深切的認識而外，是沒有

其他任何企圖的。

「我現在先上此函預為稟明，這兩天因為身體不好，事情又忙，沒有親自來看先生，非常抱歉！假如先生明晨沒有要事，請於十時左右賜候片刻，使我有個機會在明天晚上拜師典禮之前，先來親自道謝先生收我為弟子的美意。附上邀請來賓函件一分，先生看了，也可以知道我為什麼要把先生拜為老師的一部分的理由。其餘的話，明天早上十點鐘再為當面稟告，明天以後，我不再稱先生，而將稱先生為老師了。

「你未來的弟子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長張道藩十一月二日。」

道藩先生向白石老人行拜師禮，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時在南京香舖營的文化會堂舉行，由吳稚暉、張溥泉、于右任、陳果夫、溥心畬陪同白石老人坐於禮堂的中央，還有陳立夫、馬超俊、谷正綱、羅家倫、余井塘、梁寒操、劉文島、傅斯年、陳樹心等百餘位來賓，坐在觀禮席，道藩先生很恭敬地向白石老人行鞠躬禮。這次拜師禮之隆重，是可想而知的！

道藩先生於行禮之後，又報告他拜師的經過。他說：

「吾人對學問應有『學到老，學不了』的態度，故吾今年五十始拜師，並不足怪。白石先生一生忠於藝術，今屆八十六高齡，數十年藝術修養的積聚，成為我國藝術界所公認的藝術泰斗，我本年四月到平會晤齊先生，為其高風亮節的品格所感，即有拜師之動機，這次齊老師來京，乃

得達此願望。」

道藩先生報告至此，又特別強調五點：「第一、以身體力行的精神，慶祝 總裁六十壽辰；第二、以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長的資格拜師，希望藝術界今後虛心學習，消除自高自大的壞氣習；第三、力行尊師重道，使吾國青年引為軌範，以挽頹風；第四、吾前年喪父，今年喪母，中年喪父母，為人生之大不幸，望今後得享老師之慈愛；第五、望今後不願做官，但不脫離政治關係，並願專心從事中國文化運動的推進。」

道藩先生於舉行拜師禮後數日，又由陳立夫、張厲生陪同晉謁 蔣總裁，當面報告拜師的經過和感想。事前已有一份簽呈呈報 蔣總裁，其文說：「敬呈者：道藩為發揚尊師重道精神，開展本黨文化工作，俾能對文化界、藝術界發生重大影響起見，特拜高風亮節，譽滿中外，八十六高齡之畫家齊白石先生為師。並訂於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時，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化會堂舉行拜師典禮，希望此一事件，不特引起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對中國固有文化與藝術有更深切之認識，而中國尊師重道之精神，亦可藉此獲得恢復之機會，以糾正今日一般青年以為自己向教師買知識，而不知尊師重道之錯誤觀念，惟念道藩為鈞座忠實信徒，亦為鈞座多年幹部，今忽有如此非常之舉動，又無適當機會先期陳明，自當簽呈報告上項緣由，想必能獲得鈞座之嘉許也。此種瑣事，自不敢奉屈 鈞座及夫人親臨指導，謹附呈邀請觀禮函十份，如經國、緯國伉儷或侍從之其他同志樂於蒞教，至深歡迎。所有詳情，

容另具報。謹呈 總裁蔣。職張道藩謹呈。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道藩先生的這些文件，字裏行間，都充分流露着一片真情實意，我以為他之拜白石老人為師，除非故意中傷他的人，是不會加以曲解的。

至於白石老人於道藩先生拜師之後，為他所題的詩畫，究竟有多少？白石老人自說已記不清了。我曾複誦一般傳說他所題的一首詩：「門前池水清，未有羨魚情；魚亦能知我，悠然逝不驚。」還有一幅題畫：「道藩弟畫花卉能含胭脂，誠齊門嫡派也。……惟恐官氣誤人雅趣耳！」白石老人便反問我說：「你認為這有損於道藩先生嗎？」白石老人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他在七八十年來的環境中，所表現誠拙的鄉土氣息，始終不渝，其一生光明磊落，與人為善，自不至於獨置疑於道藩先生。

餘年安得享清平

民國三十五年冬，白石老人遊南京，中華全國美術會，選為他舉行過作品展覽，賣出兩百多張畫，收入大綑的「法幣」，不久回到北平，幣值貶落，連十袋麵粉也買不到了，他感覺到那是他一生中受的最大一次損失；接着不久，他的四女良歡，又不幸病死了，更是衰年傷心！

抗戰勝利以還，中共叛亂，國軍受和談的影響，未能把握時機，操持勝算，旋至一在潰敗，相繼棄守各地。北平淪陷後，白石老人曾書一紙轉輾寄給他的三女良憐說：

「餘年安得享清平。」

在這一句詩裏，對於白石老人晚年在中共控制下的北平，過着「不自由」的痛苦日子，是可以概見的。

民國五十七年，著名的音樂家馬思聰先生偕其家人逃出大陸，他的女公子瑞雪小姐，曾為文追述往訪白石老人的情形說：

「堂屋裏，火爐旁，坐着一位穿着拖地長袍的長者，我肅然起敬地望着這位祖輩，他胸前飄着秀氣的銀鬚，打了皺的臉上，有一雙依然明澈的眼睛，眼中充滿了童稚的天真和老人的慈愛。在他的身側坐着一位四十開外的護士，穿着質地名貴的深藍色「幹部服」。堂屋裏另有一位當差的男書記，看見我們進來，他們都離座表示歡迎。

「我們來到之前，屋裏已擺滿了水果和點心。落坐後，護士端茶來，白石老人便示意要我們享受擺好的東西。我歡悅地掃了一眼五光十色的糖果：蜜棗、山楂糕、碗豆黃、冰糖核桃……我吃了一個去皮的冰糖核桃，拿起一張透明的茯苓餅，抬起頭來，白石老人正微啓沒牙的嘴，津津有味地看着我笑，我不覺紅了紅臉。『這些東他多半都不能吃了，所以很喜歡看人吃東西。』護士向我們解釋『他的身體好嗎？』媽媽關心地問。『他的視力不減，耳朵很難聽到聲音，頭腦有些糊塗。我們很小心地觀察他的變化，每天都給他檢查一次。』護士回答。『他雖然年邁，畫的畫却越來越生動，越來越傳神了。』爸爸說。

『是的，』護士敘述，『一直到現在，他仍在不斷地求進步，有時為了畫好一隻小雞，就在草稿紙上花掉一天的時間。』

『天呵！這麼卓越的人，在這般高齡，還要繼續努力！』我失驚地望着面前這位聽不見我們講話的長者，心中暗道。

『他雖然繪畫在進步，頭腦却糊塗了。畫好一張畫後，他不會寫自己的姓名和年齡，我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和年齡寫在一張紙上，然後一個個字指給他看，叫他照着寫下來。』略顯肥胖的護士說。

「火爐裏的煤發出爆裂的聲響，熊熊的火光照着老人慈祥的面孔。客人的訪問，使他很開心，然而他却無法加入。大概他也講過一些話，我已經記不得了。

「這位罕見的老人已經活了差不多整個世紀，他的前半生是在帝王統治下度過的，如今他要在中國共產黨的暴政下終其暮年，他會覺得幸福嗎？」

「據說，一位波蘭官員到了北平，頭一件事就是向白石老人求畫，請他畫一幅象徵和平的鴿子。臨行的前一天，波蘭官員在翻譯的陪同下，親自來到家裏（那時還未遷往新居），衷心以為一幅舉世無雙的名畫正在等着他，誰知白石老人早把此事忘得一乾二淨，還未動工呢！翻譯一看慌了，再三說明波蘭官員次日即將回國，此畫必須完成，不得有誤。白石老人無動於衷，仍然專心作着自己喜愛的畫。『我們兩個小時後就來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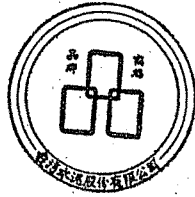
這幅畫，可以嗎？」翻譯急迫中想不出辦法。
「可以，雙倍吧」白石老人放下畫筆，慎重地回答。叫他做他不喜歡的事，他只好採取這種制度。

「近年來，白石老人衰退了很多，貼身的人想拿他的錢很容易。他已經不會去計算自己的收入，每天晚上只在他的衣袋裏，留下幾張鈔票和那一串鑰匙就行了。」他現在每天睡十六個小時」護士聲音喚回我的注意。「早上工作兩小時，下午工作兩小時。他照舊一天三餐，每餐只吃一大碗新鮮豌豆。」

「我們來打擾得太久了」，蔣太太很懂意思地站起身來，「參觀一下他的臥房，我們就該回去了。」我無心看那些既不溫暖又無生氣的起居間，草草轉了轉就出來了，戀戀不捨地隨長輩向白石老人告別。」

從這些字裏行間，作者對於這一向尊崇的白石老人，更加無限的懷念與敬仰。正如他的三女良憐所說的：

「他在貧苦的環境裏，堅苦奮鬥；他在混濁的社會裏，淡泊明志；他在風雨的亂世裏，高傲折。」將是永垂不朽！



臺灣水泥公司

設備規模最大
品質管製最嚴
生產各種水泥
適應各種需要
各地簡便
服務週到

臺灣水泥公司

電話548211—9業務部—電話548374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

談 紹 興 酒

紹興酒為我國最具代表性之名

酒，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特選擇氣候適宜，風景明媚之埔里，利用泉水釀造，其釀造方法係參照大陸舊法，加以改良，使用上等精糯米及麥麴、米麴為主要原料，在冷凍設備控制溫度下，先行精製酒母，酒膠予以低溫發酵，經壓榨製成半製品，裝入酒甕再貯藏於地下室三年，成熟後包裝。

紹興酒為公賣局之最高級釀造酒類之一，色香味俱佳，醇美可口，更有滋補活血之功效，博得國內外好評。